

胡迎建 著



—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名著系列

独上高楼

陈寅恪



陈寅恪

独上高楼

陈寅恪

胡迎建 著



书 名 独上高楼·陈寅恪

著 者 胡迎建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(厂址: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:271000)

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64 开(880×1230 毫米)

2.0625 印张 16 幅图 47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

I S B N 7-80603-303-3/K·87

定 价 4.6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一 励志求学

1 家世

6 书迷

8 留学

二 清华园中

23 清华导师

30 珠联璧合

33 教授中的教授

42 父亲之逝

三 八载流离

45 自北平至云南

53 困居香港

63 滞留桂林

69 迁徙成都

四 离国·北归

- 76 赴英国治疗
- 79 重返清华园
- 82 抉择

五 定居岭南

- 84 漂泊后的春日
- 99 漩涡的冲击
- 108 腿折后的拼搏
- 115 “文革”劫难

一 励志求学

家 世

19 世纪末，历经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战争、甲午海战之后的清廷，如一只破旧不堪、千疮百孔的大船，在风雨中飘摇。其时官场腐败，贿赂公行。列强环伺，外患频仍，变法图强已成为有识者的呼声。然而以奋斗开始，以失败告终的悲剧时有发生，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就是突出的例子。

陈宝箴（1831—1900），号右铭，义宁州（今修水县）竹垞村人，是寅恪的祖父。素性刚毅，有韬略。咸丰元年（1851）举人，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赴京师考进士未中，滞留京城，结识了众多雋杰之士。这年 10 月 18 日，宝箴在一酒楼小饮，远远望见城西北大光烛天，原来是英法联军在纵火焚烧圆

明园。他悲愤填膺，伏案痛哭。两年后，宝箴往安庆谒见两江总督曾国藩，曾国藩极赏识他的吏才识见，称之为“海内奇士”。后来宝箴以军功升为湖南知府候补，再升河北道，在那里他创办“致用精舍”，造就不少人才。后改授湖北按察使，不久，朝廷又调任他为直隶布政使。朝鲜局势骤急，中日之战迫在眉睫，光绪帝曾召见陈宝箴，向他详细垂询战守策略。事后，宝箴呈《畿防诸事宜疏》，主张以游击之师对付日军。甲午战败，中日马关条约签订，宝箴闻讯叹道：“中国将凭什么立国啊！”并电请诛李鸿章以谢罪天下。李氏自日本返回天津时，宝箴也避开不见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陈宝箴迁署湖南巡抚。在任时招揽四方俊杰，谈论天下形势，抨击腐败吏治，切嗟诗文，乐来啸歌，愤极痛哭。在维新变法思潮影响下，宝箴决意推行新政，欲在湖南创立富强基地，“营一隅为天下倡”。其子陈三立亦来幕下相助。陈宝箴整肃吏治，振兴实业，设矿务局、蚕桑局、工商局、轮船局等；重用人才，设时务学堂，延请梁启超为总教习，黄遵宪主课吏馆。梁、黄均是海内著名的新学人物。一时人才云集，风气

大开，论者比之为日本幕府时期的萨摩、长门，因为这两藩的改革促成了明治维新的成功。陈宝箴《长沙秋兴用杜韵》云：“麟阁嵯峨第一功，如云材武出湘中。喜看金紫蒙殊泽，渐见衣冠异古风。亭榭影连银汉碧，笙歌夜绕绮筵红。少年走马夸游侠，陋彼新丰折臂翁。”其意气风发、性情狂放仿佛可见。

不久，戊戌政变，慈禧掌权，罢除新政，通缉康有为、梁启超等著名维新人士，杀害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四章京。曾在宫中积极支持变法的文廷式当时隐藏在长沙某地，慈禧太后密诏各地方官吏“访拿归案”。密诏送到湖南抚署，陈宝箴压下未发，却派心腹找到文廷式，通知他火速逃往上海，从那里东渡日本。临行时陈三立还赠送三百两银子给文廷式。估计文廷式已安全转移后，陈宝箴才宣布缉捕令，并派捕快、兵勇虚张声势，捉拿钦犯。

陈氏父子也未能免罪，因为许多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如杨锐、刘光第等均为陈宝箴援荐。陈氏父子一同被革职，于戊戌（1898）年冬离湘，扶陈宝箴夫人黄氏灵柩经长江过鄱阳湖回至南昌。第二年

四月，葬夫人于西郊西山下，乐其地之山水云物，建“峭庐”以守墓，“峭”取“青山”两字相并之义。陈三立记云：“楼轩窗三面当西山，若列屏，若张图画。……庐右为田家，老树十余蔽方之。入秋，叶尽赤，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，吾父澹荡哦对其中。”（《峭庐记》）陈宝箴之诗兴于此记述中可见。然内心创伤难以治愈，“忧时爱国之心未息”，“往往深夜孤灯，父子相对，歔歔不能自己”（吴宗慈《陈三立传略》）。

一年之后，陈宝箴长眠峭庐之旁，夫人墓侧。关于他的死，说法不一：有的说是病死，有的说是慈禧派人赐死，取喉骨而去。其子陈三立，每逢清明，必来峭庐祭扫，“呼天泣血”，有时携陈师曾、陈寅恪等孙辈来此，流连不忍离去。

陈寅恪父亲陈三立（1853—1937），字伯严，号散原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进士，授吏部主事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陈三立出于义愤，不顾自身地位，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，请他“联合各督抚数人，力请先诛合肥（李鸿章），再图补救，以伸中国之愤，以尽一日之心。”他对朝政为少数昏妄大臣把持极为不满，担心中国之传统与“四万万人之

性命”断送在这些入手中，故他不屑于在朝廷任职，而是往湖北、湖南襄助其父，兴利除弊，“风采踔发”，希望通过变法以改革天下。后与其父一同被革职，来居靖庐。百忧千哀，都为家国而发，自嘲“来作神州袖手人”，实则“合眼风涛移枕上，抚膺家国逼灯前。”不久，他移居金陵、上海、杭州等地。庚子事变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奔西安。旧日维新党人暗地联络活动，想趁机恢复光绪实权。陈三立参与其事，并寄希望于张之洞，但张之洞仍效忠慈禧，勤王未成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清廷诏复维新党人原官职，但他无意仕进。其时致力于实业，曾筹款修筑南浔铁路，因多方掣肘未成。

陈三立在后半生，将满腹幽忧郁愤之情尽泄于诗文中，诗名渐著，士林景仰。他的诗，奥莹苍健，步踪杜甫、韩愈、黄庭坚三大家，成为“同光体”的代表人物，近代江西诗派的领袖。

二十一岁时娶罗夫人，生长子衡恪。七年后罗夫人病故，再娶俞夫人。俞氏名明诗，祖籍浙江山阴，贤淑识大体，不事华饰，娴习文字，生隆恪、寅恪、方恪、登恪。

陈三立治家开明。寓居金陵时，他办起了新式家庭学堂，延聘江南名师王伯沆、柳翼谋等为孩子们教国文，还聘请过西洋人教英文、数学、音乐、绘画等新式课程。每逢新聘塾师到来时，他必会亲往拜会，要求塾师对学童不施刑罚，不强迫背书，而发展其天性，启发其思维。亲友子弟也有来就学者，如茅以升、以南兄弟等。

陈三立思想开放，能着眼看西方，看世界潮流。他不要求儿辈死背古书，不要求他们应科举猎取功名，而是鼓励他们出国留学。不是为谋学位，而是求真知，接受多方面新知识，为的是成材归来，服务国家民族。他因自己壮志未酬，理想不能实现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。

书 迷

陈寅恪于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庚寅五月十七日，出生在湖南长沙周氏蛻园即唐刘蛻故宅，因生年属虎，故名寅恪。祖父宝箴曾以“鹤寿”字寅恪，但甚少用，罕为人知。陈寅恪是陈三立第三子，按房族排行老六。

陈寅恪从小就酷爱读书，他记忆力强，过目不忘。在长沙抚署院内，祖父会见客人时，他在一旁默默聆听。客人走后，谈过的话，别人记不清楚，他照述无遗。他性情沉静。五岁时，长兄衡恪结婚，合家欢庆闹腾。小孩子喜欢往人多热闹处挤，独有寅恪默默不语地坐在空院台阶前，凝思不动。小时陈寅恪与二兄隆恪关系最好。有一天，听说将有一位亲戚自乡间来，稚气未脱的寅恪与隆恪喜获作弄对象。他俩在花园内挖了一土坑，上面铺上茅草作掩蔽。陷坑成，隆恪派寅恪为先锋，诱敌入“瓮”。未料诱敌未果，寅恪反而先误落人此陷坑中，其尴尬之状，博得大家一笑。二十年后，寅恪与兄隆恪重游旧抚署院并合影留念，回忆幼年时在大可合抱的双桂树下嬉戏情景，不由得感慨万分。隆恪因有诗云：“落眼层楼温梦寐，攀天双桂拾秋痕。”

稍大一些，陈寅恪愈加刻苦自励，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。他一有空，就读书思考，并养成勤作笔记的好习惯。冬夜严寒，身穿棉衣，不足以御风寒，就往身上裹一床棉被，坚持看书到深夜。夏天夜晚蚊子多，他用木桶盛满水，将一双赤

脚泡在水中，防止蚊子叮咬，仍全神贯注地记诵。有时候，他点燃小油灯，放下蚊帐，躲在床上看书。当时看的大多是那时通行的石印小字本，这也许影响了他日后的视力。

少年时代的陈寅恪，对《说文解字》以及高邮王念孙父子的训诂之学下了一番苦功，并能背诵四书五经、十三经中的大部分。二十四史他无不涉猎，对其中的《天官书》、《货殖列传》、《刑法志》、《地理志》以及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尤为留心。他也向父兄辈学作对联与诗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他自小目睹世事沧桑变幻，亲历家庭变故与父祖辈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，父、祖辈的高风亮节、忧患意识、进步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，使他禀受坚毅独立的个性，抱有远大的志向。

留 学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春，年仅十三岁的陈寅恪第一次出国，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。开始时天晴波静，海面一望无际，他感到很新奇。不料，航行至中途，海浪汹涌，轮船左摇右晃，颠簸得厉害，

瘦小的寅恪，竟因晕船而卧倒在甲板上，不能动弹。他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，终于坚持下来，起卧如常，并能与船上的水手一道起息。

到日本后，大哥衡恪入巢鸭弘文学院，寅恪则就读于该学院初中。哥哥不仅照料他生活，还指点他学习，他心不旁骛，专心求学。衡恪后来转入东京高等师范博物馆学系，归国后致力于美术教育与研究，成为蜚声中外的国画大师，著有《中国绘画史》等著作。后来往南京侍母病时不幸染疾而逝，年仅四十八岁。

陈寅恪在两年后回到金陵。在假期中，他积极复习功课，不久，以优异成绩与隆恪兄同时考取官费留日。父亲陈三立到上海送行，并赋诗二首，其一云：

风虐云昏卷怒潮，东西楼舶竞联镳。

忍看雁底凭栏处，隔尽波声万帕招。

船上、岸边，万帕挥动告别，散原内心也是同样久久不能平静。

寅恪的二哥隆恪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，

归国后在财经界任职。他擅长作诗，诗风峭丽雅炼。寅恪则就读于日本弘文学院高中部。这时他受日本汉学界影响，开始注意到用梵文与汉字互证的方法来研究佛经。因患脚气病，时仅一年，即归国到金陵疗养。稍好后，每当闲暇时就陪父亲一道游历金陵名胜如明孝陵、鸡鸣寺等地，藉以激发志气，增长见识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陈寅恪考入上海复旦公学，为插班生。这时他初露史学才华，纵论诸子九流百家，对佛家大、小乘也有研究，令师生刮目相看，以为可造之才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毕业后，亲友纷纷资助他赴德国柏林大学，攻读语言文学。父亲再次前往上海送行，赋有《抵上海别儿游学柏林……》诗，寄予厚望。其中有四句云：“海七万里波千层，孤游有如打包僧”；“后生根器养蛰伏，时至悦作摩霄鹰。”

陈寅恪刚到德国柏林大学不久，就传来日本依仗武力吞并朝鲜的消息。唇亡齿寒，日本的扩张将构成对中国东北的威胁，陈寅恪虽远在欧洲，却系念故国安危，闻讯深为不安。在他所作的《庚戌柏林重九作》一诗中便流露出一位赤子感时忧世的心



1904 年在东京，左为隆恪，中为寅恪，右为衡恪

迹：“偶然东望隔云涛，夕照苍茫怯回首。惊闻千载箕子地，十年两度遭屠剖。玺绶空辞上国封，传车终叹降王走……”朝鲜本是商朝箕子分封之地，一向奉华夏为上国，宗主国。而今十年之内，两次遭到日本欺凌吞食，从此辞去了中国所封名号，国王也将被迫载往他方迁徙。他更担心的是祖国将蹈邻国之辙。其时清廷已处风雨飘摇之际，如大厦将倾，陈寅恪悲歌慷慨，兴亡之恨，化作沉郁一气。

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陈寅恪转瑞士苏黎世大学继续攻读语言文学，在那里曾读过德文版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此年春，因脚气病复发，转地疗养，二旬后才逐渐治愈。他趁休养时游历挪威。轮过北海，越往北行，纬度越高，但见茫茫洋流南涌，深夜了太阳迟迟犹悬半空。他兴奋咏诗云：“束地巨环迎北小，拍天万水尽南流。斜阳大月中宵见，故国新声一笑休”（《北海舟中》）。

在冰天雪地的挪威，他还专程凭吊了易卜生墓地。亨里克·易卜生是挪威最伟大的剧作家，创作过《玩偶之家》、《群鬼》、《人民公敌》等剧，他的作品对近代戏剧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。易卜生逝世于1906年，他的墓碑上刻有一具大鼓槌，象征